

續

後

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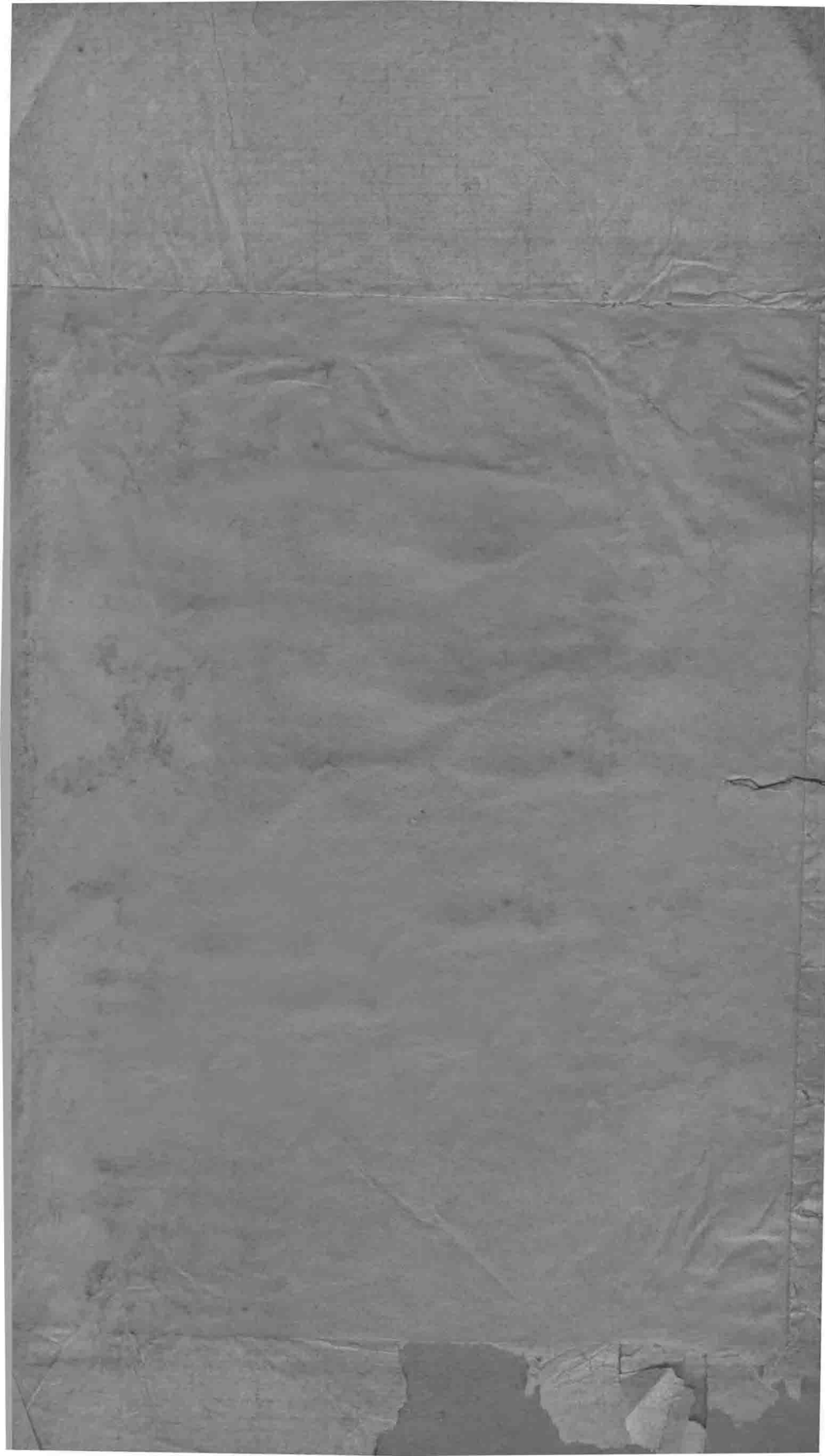
九

十

卷

道光辛丑小春月

開雕慈谿盛悅書



御題郝經續後漢書

身充信使被拘畱兩國恰逢姦計投

元世祖既立欲與宋修好文統素忌郝

經有重名請遣經乃以經充國信使至宋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副使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三省樞密使及兩淮制置使亦不報先是賈似道爲元兵圍于鄂州懼而請和且請稱臣納幣元人許之鄂圍始解似道匿其事以大捷聞及還朝使其客廖瑩中等譏福華編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恐經至泄其謀因拘經于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請入見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皆不報遂畱眞州十六年願附魯連未遂志空言思託著書酬

陳壽寧稱史筆人續之尊漢見誠醇

陳壽三國志帝魏寇蜀論者非之然司馬

光作通鑑尙不能訂其誤至朱子作綱目始爲改定經所著續後漢書獨以蜀漢紹炎劉正統其識甚正彼蓋未嘗見朱子獨嫌董卓仍列傳卽未叛臣亦亂臣經此書于叛之書也

爲分類而董卓則仍置尋常列傳中夫東漢之禍實由董卓其篡逆之謀久萌特未及逞耳縱不列爲篡臣獨不當

另列爲
亂臣乎

褒貶從來不可誣要公千載賞和誅篡臣仲達祇篡魏篡

漢寧非孟德乎

經列司馬懿爲篡臣而轉不及曹操夫懿乃魏之篡臣若曹操實篡漢之賊貶懿而

舍操春秋之義有未當矣

福華編撰鄂功陳羈絆眞州十六春未免南方君子笑笑

他不叛北方人

帛詩或者假前題

元史經本傳載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

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穹海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

勇軍營新館蓋經以久畱音問不通不知中統之爲至元

也云云此蓋好事者因蘇武事假爲之然經久羈宋地杖

節不屈僅以著書自遣視蘇武之在匈奴娶學術忠誠孰

婦生子不可同日語奚藉雁書方表其忠乎

可齊設使子卿逢地下著書差勝娶胡妻

原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于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

原注晉書習鑿齒臨終上疏曰臣每謂

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常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竊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

中夏文帝受禪于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
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荅曰此乃
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
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
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
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
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
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
抑勁蜀旋撫諸夏擢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
靈根以跨中岳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
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三違以定厥庸席卷梁
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
至于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
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
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
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皇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
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
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
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
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
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
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

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于彼何有且
吳楚僭號周室未亡予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
于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
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于己
孰若仗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
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
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
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
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繫于
所爲不繫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
命于懷王劉氏乘弊于秦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
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
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
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
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郢郢以尊有德闔閭
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
撫之而光宅彼必自繫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
積勳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
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
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
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
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

所推孰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于
三代豈比俛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卽情而恆實取之而
無慚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
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
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
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
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于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于司
馬氏仕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
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
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固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
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
以登天位雖我德慙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今予
不疑其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繫周而不知推之于
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宋元嘉中文帝
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

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
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厯南北
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

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

僞

原注通鑑魏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

治

于武擔之南改元章武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

罰

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

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

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霸故自王德旣衰強大

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

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

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

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傾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

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

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

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

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

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

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

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

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

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

都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

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
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
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
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
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
傳祚于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
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
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于至
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
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
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
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
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
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
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
爲比使得紹漢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
氏之遺統也

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

原注通鑑綱目建安

不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
還至洛陽卒太子丕自立爲丞相冀州牧魏王冬十月魏

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十二月魏主丕如洛陽昭
烈皇帝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
孫權徙治武昌秋八月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二年
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舊國一新國一凡二
僭國後主建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夏五月魏
主丕卒秋八月吳王權圍江夏不克七年魏太和三年吳
黃龍元年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遣衛尉陳震使吳及
吳主權盟舊史及通鑑皆以建安二十五年爲魏黃初元
年今猶繫之漢漢未亡也曹丕廢漢帝而昭烈卽位乃以
章武元年爲漢魏自僭僞也孫權受魏封爵始稱吳王著
其封于魏也然後叛魏稱帝故以黃武之元竝魏黃初爲
列國僭僞于是統體正矣其齋居感興詩曰東京失其御
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
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杖鉞西南
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
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
連子千載然而本史正文猶壽書經嘗聞搢紳先生餘論
徒悲傷

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君臨終復有遺命斷欲
爲之事梗不能申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

弭兵宋人館畱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爲乃破
橐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錄諸
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印
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
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
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
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仍故號
曰三國志原注義例曰史之有書尙矣而稱謂不一如三
皇之書則謂之墳五帝之書則謂之典虞夏商
周則謂之書歷代實傳則謂之檇檇魯謂之春秋其爲記錄言
各有名魯謂之乘楚謂之檇檇魯謂之春秋其爲記錄言
動則一其名則無定也戰國秦漢之世記注愈繁如左氏
傳國語世本戰國策鐸氏微秦紀八覽六論等不可勝紀
皆不能爲完書至司馬遷總爲謨集自黃帝訖漢武之獲
麟名曰史記班固作前史始于高帝終于王莽別爲一代

如虞夏商周而謂之漢書陳壽之爲國志時東漢史尚無
完書乃斷自獻帝而下爲魏蜀吳書總謂之三國志天下
分製統體不一如周衰列國故如國語別爲書而謂之志
志亦記也今雖增修革訛飭陋正其統體其名不可易故
仍曰三國志云先生比修新書先爲義例以明更定去取
之意今各具本條下謹案陵川集載此序云號曰續後
漢書與此不同觀此注則知作序時本名三國志後乃改
名續後漢書苟宗道所爲行狀有云仍改曰續後漢者是
也其後延祐間中書省咨文仍稱三國志至江西行省開
刊始定稱續後漢書馮良佐序所云今所定稱者是也明
代刊集者誤改其文在此

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

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
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
于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
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
史記皆是也然皆晻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易

此孰得孰失

原注韓文柳子厚墓誌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

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今拘幽之

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于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翰林侍讀學士行臺宣撫使持節入宋國信大使陵川郝經序

新注序

三國事涉漢晉參出互見百有餘年諸所記注不啻數十百家其行于世者漢史則華嶠漢書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袁宏漢紀袁曄獻帝春秋張璠漢紀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郭冲五事魏史則王沈魏書傳元魏書及傅子評斷孫盛魏氏春秋魚豢魏略孔衍漢

晉春秋陰澹魏紀吳史則韋昭吳書虞溥江表傳胡沖吳
歷虞預會稽典錄環氏吳紀于晉則干寶晉紀虞預晉書
王隱晉書謝沈晉書孫盛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徐廣晉
紀皆各著一國之事以自名家獨陳壽合魏蜀吳總爲三
國志號稱良史然其事多疏略故宋文帝命裴松之爲注
大集諸家之書補其遺闕各具本文下且爲考正辨其得
失其諸書疏援引事類出異書者注之事顯者則不注今
宣撫陵川先生更正陳志凡裴注之事當入正文者則爲
刪取其乖戾不合不可傳信者則置之命宗道掇拾具注
新書本文下陳志之評裴注之論亦爲具載其義理悖誤
者則以所聞于先生餘論爲之辨正凡書疏論議所引古